

曝光

BAO GUANG

喻山澜◎著

新华出版社

喻山澜。著

曝光

BAOGUANG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曝光 / 喻山澜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011-9726-2

I. ①曝… II. ①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3674号

曝 光

著 者: 喻山澜

责任编辑: 刘燕玲

特约编辑: 首越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726-2

定 价: 32.00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3077101



杨昭不见了！

如果是一个小孩子不见了，得赶紧找，因为小孩子容易走丢。如果是一个大人不见了，不过是在短时间内，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人都有工作要做，有事情要办，后面总不能随时跟着尾巴；但如果长时间不见了，又没人知道他的行踪，问题才会变得严重起来。

杨昭是大人，并且已经有两天没见踪影了。如果是在国内，也不是件让人惊讶的事。偏偏杨昭是在巴黎不见的，这就让人着实着急。法国跟中国远隔千山万水，巴黎又是一个花花世界，一名中国旅行者在巴黎找不着了，身边的人怎会不着急？

杨昭并不是一般的游客，也不是一般的旅行者，他是城陵市委常委、城陵市明珠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在巴黎失踪，意味着什么？被人绑架了？走迷路了？抑或自己悄悄躲了起来？

杨昭是 H 省城陵市赴法国经贸考察团的副团长。元旦那天，考察团一行 18 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法航班机，飞往法国。几天来，考察团一行先到马赛，再到尼斯，最后经里昂到达巴黎。巴黎虽然是最后一站，但在巴黎的 6 天中，考察团特地安排了 3 天的时间去瑞士观光。去瑞士的头一天晚上，杨昭突然对黄阳说，不打算去瑞士了，因为自己的腰椎病犯了，晚上痛得睡不着觉。杨昭是副团长，待遇自然比团员高，一个人住一间客房。黄阳虽然是城陵市宣传部副部长，但不是市委常委，级别没有杨昭高，住的是双人间，所以不知道杨昭夜里的情况。但黄阳想，如果不是真的身体有病，一个

旅行者是绝对不会放弃观赏瑞士美丽雪山的机会而留在乏味的宾馆里的。一开始，黄阳劝他去医院看看，杨昭说，你们去瑞士好好玩吧，不要管我。如果病情变得严重，我知道去医院看的。黄阳听后，因忙着要与导游商量第二天的行程，也就没再劝。第二天一早，在导游的带领下，考察团一行 17 人登上法国的高速列车，直奔瑞士小镇英格堡曼。

杨昭这个老毛病黄阳是知道的。杨昭在明珠区当了 5 年副区长，去年下半年因区长被一名三轮车夫杀害后，杨昭才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兼区长。这些年来，黄阳在明珠区委宣传部任职时没少跟他打交道，知道他常年伏案工作，积劳成疾，经常称腰部酸痛。平时，杨昭在开会时总爱用手捂着后腰，这情景就像当年县委书记的楷模焦裕禄一样。

第三天傍晚，黄阳一行从瑞士回到巴黎，回到曾经住过的宾馆。黄阳一放下行李，就上 3 楼，找到 305 房间，去敲杨昭的门，想看看副团长的身体是否康复。敲了两下后，屋里立即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门却没有开。黄阳又敲了几下，里面终于传来了脚步声。门一开，吓了黄阳一跳，眼前站着一名金发女郎！金发女郎只有 20 多岁，下身穿着紧身裤，上身只戴着乳罩，露出深深的乳沟。她看着一名东方男人站在自己的门口，也是满脸狐疑，不知道黄阳要干什么。黄阳的英语不灵，赶紧说了声“沙瑞”，扭头就走。下楼的时候，黄阳还在琢磨：不应该啊，才两天时间杨区长就“入乡随俗”了？

黄阳下楼后，赶紧去找导游，让导游查下，杨昭的房间里怎么住上了别的客人。导游立即来到前台，用流利的英语问服务员：“请问 305 房间的那名中国客人去哪里了？”

女服务员虽然是法国人，但说英语也十分地道。她从电脑里查了一下客人的入住信息，说：“305 房间的中国客人前天已经退房了。”

“退房了？”旁边的黄阳大吃一惊，瞪着眼睛，嘴也张得大大的。

“你说的退房的中国人是叫杨昭吗？”导游怕出现误会，想核实一下。

“没错，是叫杨昭。”女服务员平静地回答。

“你问她，杨昭退房后去哪里了？”黄阳急切地对导游说。

“杨先生没有说他去哪里，不过，他留了一封信件。你们是他的朋友吗？”女服务员依然有礼貌地问。

“是啊，前些天我们也住在这里。我们是一个旅行团的。”导游说。

女服务员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递给导游。黄阳凑过去一看，果然是杨昭的笔迹。信写得并不长，仅几十个字——

刘市长、黄部长：你们好。

这两天我的腰椎病犯了，痛得厉害，晚上尤甚。我想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问题严重，可能还得住院。我就不跟你们一道回国了，你们一路平安吧。

黄阳一看信，脑袋嗡的一声，似乎胀大了一倍。信的内容太简单了，杨昭去医院、去的哪家医院，一字没提，他的联系方式也一字不留。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杨昭不打算跟考察团人员一道回国了！是否自己单独购机票回国、何时回国，也是一点信息也没有！

黄阳赶紧拿着这张沉重的留言条找到刘青。刘青是城陵市副市长，此次考察团的团长。刘青一看，也吓了一大跳。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滞留不归吗？一名区长，身兼市委常委，出国不归，自己这个团长回去没法交代啊。

“赶紧给杨昭打电话！”刘青想起杨昭出国时是随身带着手机的。

黄阳立即用自己的手机拨，但拨了几次都不通。黄阳出国后，虽然接听过几次电话，但还没有拨打过国内的电话，因此也不知道拨号方法对不对。导游在一旁也急了，拿出自己的手机拨打杨昭的电话，系统却提示对方已关机。拨了几次，结果都一样。

“这小子，耍的是什么把戏？”刘青骂了一句。

很快，团里的人都知道杨昭不见了，包括程梅。她是城陵市明珠区宣传部的副部长，也是此次考察团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才27岁。程梅听说这个消息后，十分不解。杨区长在巴黎人生地不熟的，能去哪里呢？难道他真想滞留不归吗？

当天晚上，他们无数次拨打杨昭的手机，但结果都是关机。除了杨昭的手机号，没有人知道别的联系方式。巴黎市有1000多万常住人口，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也有上百万人。在异国他乡，在茫茫人海中，哪里去找杨昭？

丢人，这是民间常用的一个戏谑之词，意含双关。杨昭滞留法国不归，这一事件正好满足了丢人一词的双关之意。虽然明知此事暗藏玄机，但黄阳仍然心存侥幸，希望杨昭真的是留下来治病了。但一个大活人不见了，并且此人在城陵市是一名响当当的大人物，因此无论如何是遮盖不住的。

但是，离回国日期还有两天，返程之前考察团还有一些公务要办。刘青想，也许在这两天内，杨昭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可能真的去医院看病了，真的住院了；退一万步说，他可能真的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总会有清醒的日子。

刘青立即作出决定，要求考察团的所有人员不得向国内泄露有关杨昭“失踪”

的消息。这两天照常工作，一切待回国后再说。

黄阳把刘青的指示转告给团里的每一名成员。轮到通知程梅时，黄阳特别叮嘱了一句：“万一再见到那个于玲和陈明清，你也不要在这件事告诉他们。记住了啊！”

于玲和陈明清是黄阳和程梅在瑞士的雪山上偶遇的中国老乡。在雪朗峰上，他们已经是第二次见面。说起四人在异国他乡的见面，还真是巧合。

陈明清和于玲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年龄都在二十五六岁左右，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陈明清供职于北京的一家报社，叫《中国市场信报》，已经当了3年记者；于玲则在北京的一家电视台工作，工龄比明清还多一年。两人是大学校友。当时陈明清是校排球队队员，身高一米七六，棱角分明的脸庞颇具阳刚之气，其扣球的英姿曾大获于玲青睐；于玲是四川人，长得亭亭玉立，是校模特队的队员，脸上两个小酒窝十分迷人，其高雅的气质吸引了陈明清。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情网，相恋已经三四年。此番法国之行，是他俩首次到国外旅游。在国内工作时间长了，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感觉有些闷，于是出来走走。在临出发之时，明清查看了一些与法国有关材料，当然，其中也包括塞纳河及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

左岸一词，原本是巴黎市地理上一个区域的泛称，指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带，是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塞纳河由东向西呈几字形穿越巴黎，而巴黎城则是从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发展而来。左岸，孕育了巴黎。

从公元14世纪起，西岱岛上的居民逐渐向河的两岸扩展，巴黎的市区面积开始扩大。后来，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将王宫迁往右岸的浮日广场、卢浮宫区域后，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渐渐移向了右岸，随即商业经济也在右岸蓬勃发展起来。左岸除了一些零星的居民点外，主要是几所大学。由于当时大学的管理者要求师生必须学会拉丁语并用拉丁语写作、交谈，所以这一个区域也称拉丁区。这是左岸最早的区，一个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区域。

到了17世纪，法王路易十四迁居市郊的凡尔赛宫，左岸因此成为从巴黎去凡尔赛宫的必经之路，也由此获得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达官新贵、社会名流纷纷来此建造公馆，慢慢形成了以文化知识界人士为主流的中产阶级社区，与右岸的王官府邸、商业大街组成的权力和经济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怪乎人们诙谐地称“右岸用钱，左岸用脑”。



由于文化知识界人士聚集在左岸，于是各种书店、出版社、小剧场、美术馆、博物馆等逐渐多起来，咖啡馆、啤酒馆也应运而生，成了左岸知识文化人士重要的聚会场所。从紧靠塞纳河左岸的圣米歇尔大街开始，文化名人和先贤们光顾和聚会过的咖啡馆、酒吧遍布各个街区。

300多年来，左岸的咖啡不但加了糖，加了奶，而且还加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精华，加了一份像热咖啡一样温暖的文化关怀。左岸因此而成为一笔文化遗产、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时髦的形容词。

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上海明威坐过的椅子，看到萨特使用过的台灯，或坐到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边。

双偶咖啡馆是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双偶”原是一场深受观众喜爱的滑稽戏，这家咖啡馆也借此取名。萨特和他的女友西蒙娜经常光顾这里，毕加索在此与朵拉·琦尔小姐一见钟情，乔伊斯在这里认识了莎士比亚书屋的女老板西尔薇亚·毕奇，并经她的竭力推荐，《尤利西斯》才得以面世。

陈明清对咖啡其实并不太感兴趣，就像他刚到北京时对喝酸奶不习惯一样，但于玲刚好相反，她对咖啡情有独钟。现在，漫步在塞纳河的左岸，她自然想找一家咖啡馆坐坐，去体验一下别样的法兰西风情，甚至可以借此寻找“真正的精神慰藉”。于是，她拽着陈明清走进了双偶咖啡馆。

咖啡馆不是太大，约100余平方米，但有着咖啡馆独有的情调：芥末色的天花板，昏暗的壁灯以及摇曳的烛光。陈明清不知道哪把椅子是乔伊斯坐过的，但他对乔伊斯的鸿篇巨制《尤利西斯》并不陌生——那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见来了两名东方游客，服务生殷勤地走上前，询问他们想喝什么。陈明清听不懂法语，但明白服务生的意思，于是点了两杯卡布其诺和一盘点心。一杯卡布其诺售价3欧元，相当于人民币30元，在陈明清看来价格并不低。当然，这个价格在当地或许并不贵。陈明清不喜欢的是在中国市场上卖得很贵的哈根达斯冰淇淋。

于玲呷了一口咖啡，感觉口味地道，于是微微地闭了闭眼睛。

“为什么叫它卡布其诺？”陈明清对咖啡显然是外行。

“卡布其诺是众多咖啡品种中的一种，”于玲睁开眼睛，津津乐道起来，“是特浓咖啡中混入泡沫牛奶而成的意大利咖啡。它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起初闻起来味道很香，第一口喝下去时，可以感觉到奶泡的香甜和酥软，第二口可以真正品尝到咖啡豆原有的苦涩和浓郁，最后，当味道停留在口中，你又会觉得多了一份香醇……一种咖啡可以喝出多种不同的独特味道，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有人曾比喻说，喝卡布其诺，第一口总让人觉得苦涩中带着酸味，大量的泡沫就像年轻人

轻佻的生活，而泡沫的破灭和那一点点的苦涩又像是梦想与现实的冲突。”

“你喝咖啡都能喝出人生的真谛了！”陈明清开玩笑道。

“打个比方嘛，你那么认真干什么。”于玲娇嗔起来，然后话题一转，“你跟李清华约的时间是10点半吗？他怎么还没有来？”

“还没到10点半嘛，人家法国人是很准时的哩。”陈明清看了看表，晃着脑袋说。

“什么法国人，来法国两年就算法国人吗？”于玲嘟着嘴，有点不屑。

“听说他打算毕业后留在法国呢。我在写信、发邮件时，都叫他法国人啊。”陈明清说。

陈明清提到的“法国人”李清华，其实是一名留学生，与陈明清是校友，但高一年级，同时也是校排球队的队友。李清华毕业后，先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了两年，后来到法国读博，专业是国际政治。陈明清此次来法国旅游，想抽空见见这位久未谋面的校友。由于这两天受罢工示威的影响，凡尔赛宫没法去了。按照日程安排，第二天他们该起身前往瑞士，攀登阿尔卑斯雪山。

“法国好是好，就是这罢工比较烦人，弄得我们连凡尔赛宫也没去成，可惜啊！”于玲叹了一口气。两天前，陈明清和于玲一道去参观罗浮宫，本准备接着去凡尔赛宫，却遇到了巴黎工人大罢工，没有去成。

“是啊，我听说凡尔赛宫相当漂亮呢。它后面那个花园，据说宽大无比，有100万平方米呢，里面有运河穿过，还有很多喷泉、几何形花坛、雕像和柱廊，是相当美丽的。”陈明清也露出惋惜的样子。

“你说，这些法国人为什么老要罢工游行呢？这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啊。商店歇业，火车停开，工厂关门……这不乱套了吗？这经济损失也不会小吧？”于玲疑惑地问。

“这些罢工的人应该是在争取他们的某种权利吧。但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好像也损害了别人的权利，你说是不是？”

“可不是嘛，凡尔赛宫去不成了。”

“其实你也不要太过惋惜，留下一些遗憾，下次再来弥补呗。”

“你说得倒轻巧，这大老远的，来一次容易吗？”

两名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罢工带来的损失，颇有点“永失我爱”的意思。咖啡屋里还坐着七八名客人，其中有两名黑人。大家各自聊着，三四种不同的语言流淌在这间温馨的咖啡屋里。

说话间，一名东方人模样的男子走了进来。他身高约一米七零，二十五六岁，



颧骨比较高，显得清瘦，干练。他一进屋，目光扫视了一圈，就直奔陈明清而来。

“明清，好久不见了呀，带着夫人来巴黎观光，我也没时间陪你们，失敬呀！”李清华快人快语，一见面就开起了玩笑——他知道陈明清跟于玲并没有结婚。

“哥们儿，别满嘴跑火车，瞎说什么呢？”陈明清站起身，轻轻打了他一拳，然后跟李清华使劲握了握手。

“李博士你好，做研究态度应该严谨，不要乱说话啊。”于玲也笑着跟他握了握手。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并没有做什么研究啊。”李清华说笑着，坐到陈明清的对面。

“知道你学业繁忙，还让你出来跑一趟，真是对不起。”陈明清客气了一句。

“嗨，这忙归忙，玩的时间还是有的。怎么样，这些天都玩了些什么景点呀？”

明清把埃菲尔铁塔、塞纳河游船、巴黎圣母院、荣军院和协和广场这些景点简单说了一遍。

“怎么，没去凡尔赛宫看看吗？”李清华呷了一口刚端上桌的咖啡，问道。

“别提了，前天本来想去的，但我们从罗浮宫出来后遇到了罢工游行，地铁也不开了，没去成啊。昨天游行仍然在继续，今天倒是没有游行，地铁运行正常了，可惜我们明天就要离开巴黎去瑞士，没时间了。”

“是，这两天的游行是挺热闹的。法国工人的觉悟很高呀！”提起游行，李清华脸上就开始放光。

“高是高，可给我们这些游客带来了麻烦呢。”于玲嘟囔了一声。

“罢工是工人天然的权利呀。工资低了，福利差了，如果与资方协商不成，上街游行是很正常的啊！今天早上我看了《欧洲时报》的报道，说这次游行是全国性的呢。法国各地示威群众响应各大工会联合发出的号召，举行了‘全国行动日’，反对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与应对财政危机政策。据巴黎警察局称，巴黎有6.5万人响应工会号召，参加了从巴士底广场到歌剧院广场的示威游行。据劳工总联合会估计，截至昨天下午5点，除了巴黎，全国约有150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呢，那叫一个声势浩大呀！”李清华说起游行来眉飞色舞。

“可是，罢工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啊！”于玲仍然不解。

“谁说的？怎么可以把罢工与社会不安定捆绑在一起呢，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嘛。”李清华扭过头来看着于玲，仿佛在看一个天外来客，“罢工、游行或许会在短时间内造成生活秩序的混乱，但从长远看，它对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重要的！相反，如果你不敢罢工、游行，不敢提出加薪、增加福利的要求，企业主、政



府会认为你软弱可欺呢。罢工的组织者会说：‘罢工是我们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没有诸如罢工这样保证劳资双方平衡的工具，工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护，这才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

“那么，政府不会干涉罢工吗？”于玲歪着脑袋，神情疑惑。

“在整个罢工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政府都不会干预。因为法律早有规定，政府不能干预罢工活动，他们必须保持中立。”李清华解释道。

在于玲和陈明清看来，李清华的观点不太好理解，因为此前他们对罢工、游行之类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概念，生活中也从未遇见过。虽然从电视国际新闻中时不时听说哪里又发生了罢工，可那些仿佛都是发生在天边的事情，他们并没有亲眼见过。

在这方面，出国留学两年的李清华与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关注劳工的合法权益本身就是李清华研究课题的一个方面。他发现，虽然西方国家的工人经常罢工，但各国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别的，比如，法国人似乎特别喜欢罢工，动不动就撂挑子，跟政府过不去。法国的随意罢工，与美国公交工人难得的罢工相比，更像是一种文化，可以与葡萄酒、奢侈品一起归为“特产”了。

这种罢工再离谱，其实并没有超越法律，因为这都是在法国特定的法律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当然也有人在游行示威时对警察扔石块甚至扔土制燃烧瓶，但此种行为已经出格，被警察带走也是正常的。他们可能会被拘留、被罚款，但这都是严格按法律规定进行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不会受到打击报复。

“人嘛，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与政府的声音不一致。”说到这里，李清华指着窗外不远处一面涂鸦的墙，“看到没有，那些涂鸦你们可能看不懂，它实际上就是在表达一种声音，一种反抗主流压迫的声音。”

循着李清华指的方向，陈明清看去，墙上画的是怪怪的东西：图案不像图案，数字不像数字，很不好用语言来描述，但明显有一些艺术性。陈明清到法国后发现，这些墙上的涂鸦在巴黎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只是不明白它们的含义。反正墙上涂着这些东西很影响市容，在北京，肯定是不会让它们存在的。

“墙上这样涂，有碍观瞻啊。”于玲也不明白这些涂鸦的意思，只觉得怪怪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西方著名的涂鸦。中国虽然也有涂鸦，但西方的涂鸦艺术和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涂鸦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区别有三：其一，中西方涂鸦的工具不同。西方的涂鸦用的是现代的汽车喷漆罐，而中国的涂鸦工具是笔。其二，是美学意义不同。西方的涂鸦有形式美学意义，而中国的涂鸦多是信笔而来，美学的成分不多。记住，墙上的骂人话和流氓图那不是涂鸦艺术，胡涂乱画与涂鸦



艺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三，西方的涂鸦是处于劣势的群体为了反抗主流的压迫而被迫寻找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话语权，这是它最本质的地方。这三种东西结合的涂鸦具有让人震惊的力量，涂鸦最后变成了西方艺术重要的一部分。”

李清华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的“罢工文化”和涂鸦艺术，慢慢地吸引了陈明清和于玲，他俩似乎也咂摸出一点味儿。但他俩对其中一点感到疑惑：既然法律规定公共服务部门在罢工时须维持“最低服务”，地铁运营间隔可以加大，但决不能停运，但前天他们想乘坐地铁去凡尔赛宫时，却为何发现地铁停运了呢？

“是停运了吗？不应该呀。”李清华也露出疑惑的神情，“你们是不是没有走对地方或者没看清地铁里的公告文字啊？”

“不会呀，我们明明看见地铁入口通道里空无一人，并且还有一块牌子放在路中央，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不认识，估计是‘停运’的意思吧。”

“当然也不排除地铁临时停运，整天都不开工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不允许。”李清华肯定地说。

“看你对罢工这么感兴趣，来法国两年了，你参加过罢工或者说罢课吗？”陈明清打趣地问道。

“没有，我只是一名‘观察家’罢了。再说，我的权益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我罢什么罢呀。”说到这里，李清华话锋一转，“当然，如果法国政府出台的留学政策损害了我们这些留学生的权益的话，我当然也会参加游行示威的，真的！”

“嘻嘻，什么时候你去游行示威时别忘记照两张照片发给我啊。对了，你目前在巴黎第几大学呀？”陈明清转换了话题。

“第八大学，你忘记了？”李清华说。

陈明清忘记了也是正常的，因为巴黎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不一样，共由 13 所大学组成。这些大学以数字区分，其中还有 4 所挂着索邦的名称。索邦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大学。公元 1255 年，索邦神父在路易九世的资助下创立了神学院，这个神学院从此成为世界大学的滥觞。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块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在历史上也多次成为学生示威游行的大本营。

“对了，你刚才提到的《欧洲时报》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陈明清是做报纸的，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哦，《欧洲时报》是旅欧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一份华文日报，每周出版 5 期。这是一份报道比较公正的报纸，我十分喜欢看。”李清华说完，又补充一句：“欧洲的报纸在新闻报道上大都追求客观公正，恪守办报新闻道德。”



“有的‘客观公正’是不是也有虚假的成分啊？”陈明清在大学时，教材中曾有专章“揭露资产阶级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虚伪性”，于是话中有话地问道。

“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复杂，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也有，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主流。”说到这里，李清华顿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然后接着说，“前不久我在看《费加罗报》时，发现一则新闻很有趣，或许这就是你所说的有‘虚假的成分’吧。”

“哦，是吗，你说说看。”陈明清来了兴趣。于玲也直了直腰，想了解一下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究竟有什么不同。

“《费加罗报》在头版刊发了法国一名部长的照片。这本是一张部长参加社会活动的照片，是一张普通的新闻照，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可两天后，另一家媒体‘揭露’说，《费加罗报》发表的照片将部长手上一枚价值1.5万欧元的名牌钻戒抹掉了。消息一经证实，立即引来百般指责。《费加罗报》摄影部门负责人辩解说，当时之所以这样处理图片只是希望读者不会被这枚抢眼的钻戒分散注意力，以集中精神关注记者与部长访谈的内容。”

“抹掉手指上的一枚钻戒，这对新闻的内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好像不算什么吧？”陈明清没有发现“大鱼”，有点失望。

“你的观点跟《费加罗报》摄影部门负责人差不多呢。”李清华怪笑一声，继续说，“但法国民众可不这样看，法国的大多数媒体也不这样看。公众更关心的或者说真正关心的还是《费加罗报》为何自作主张抹去部长手上的名贵戒指。在公众看来，《费加罗报》的这一做法已经触及社会道德底线——混淆是非，弄虚作假，操纵民意。”

“嗨，这帽子扣得很大呢！”于玲似乎被吓了一跳，条件反射似地说。

“你们这样想并不奇怪，从国内来的人听到这种事情大约都会这样认为，思维方式不同罢了。”说到这里，李清华提高了声音，“但这对法国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政治信用与社会诚信之有无，必然体现于日常生活。《费加罗报》敢于擅自PS掉一枚钻戒，就敢做更为出格的事情，这样的新闻媒体就会丧失社会公信力。”

“这种事情并非绝无仅有。”李清华喝了一口咖啡，或许由于情绪激动，脸开始微微发红，“《巴黎竞赛画报》曾经刊登过法国总统光着膀子在戛纳海滨度假划船的照片。照片中的总统先生腰杆笔挺，肌肉匀称。后来，这张照片遭遇《快报》的曝光。《快报》指出，原版照片里总统腰部有一团赘肉，见报时被画报的图片编辑做了‘政治美容’。此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大哗。”



这些事情陈明清和于玲都是第一次听说，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造假行为，至少在国内是这样，相反娱乐性是比较强的。作为新闻从业者，了解国外同行的“花絮”倒不失为一件趣事。所以他们听着李清华的讲述，不觉笑了起来。

“你们觉得可笑吗？是比较可笑，但更可耻。法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对此进行了猛烈的炮轰。透过网上网下无尽的嘲讽，不难发现，无论是过去美化总统先生的形象，还是在部长的新闻照片中抹去一枚戒指，对于法国公众来说任何造假都是不可忍受的。所以，在《巴黎竞赛画报》因为过于讨好权力而被人讥讽为‘塞纳河边的《真理报》’之后，有网民建议《费加罗报》应该更名为《PS报》。言下之意，这张报纸只能代言变化多端的 photoshop 图像处理软件。哈哈。”在说到《费加罗报》与《PS报》的名称时，李清华特地用了法语发音，这引得咖啡屋的服务生往这边看了两眼。

“我记得媒体曾有这样一段评论：‘开放的媒体环境会让公民自由表达、平衡观点，而一旦媒体被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或者重新回到政客的怀抱，就难免出现民意被操纵的局面。20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因政经力量绑架而生的‘媒主’正在腐化并动摇‘民主’的根基’。这就是法国民众防微杜渐的原因。幸运的是，在法国，媒体与公众可以对任何人，从小职员到总统进行评头论足，甚至对其出格的行为进行抨击而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因为舆论监督是受到法律强有力保护的。”李清华越说越激动。

“李博士的学问做得很深呀。”陈明清似乎悟出了什么，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学一点人家的东西也不枉出来一趟啊。”李清华接受了校友的恭维。

“《费加罗报》是一份法文报纸吧，看来你的法文水平相当不错呀！”于玲一向对外文好的人十分羡慕，因此也诚恳地恭维了一句。

“不错，《费加罗报》是一份法文报纸，是法国的综合性日报，也是法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我们出来留学的人，看不懂人家的报纸那算什么呀？”李清华倒没客气。

“为什么叫《费加罗报》呢？这名字好像有点怪怪的，这与《费加罗的婚礼》有什么关系吗？”陈明清打破沙锅问到底。

“算你说对了，明清。《费加罗报》创立于1853年，其报名源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有一句名言，叫‘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费加罗是法国文学中一个备受人们尊重的人物，包括左拉、莫里哀、纪德在内的很多文学大师都以其为主人公进行过创作。”



“嗨，你涉猎很广泛呢。怎么样，学成回国吗？”明清问。

“应该要回去吧——不过也说不一定，到时候再看吧。”李清华喝完最后一口咖啡。

“别开玩笑，你不回去，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咋办啊？”陈明清笑了起来。

“走着看吧。”李清华话锋一转，提议道：“今天中午我请你们吃法国大餐如何？法国蜗牛这道菜很有名的呢，特别是再配上纯正的白兰地。没有接成风，钱行总可以吧，啊！”

陈明清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国外的大片，其中尤以 007 系列为甚。在 007 系列《女王密使》一片中，詹姆斯·邦德在阿尔卑斯雪山上的追逐镜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玲也喜欢滑雪，但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她对滑雪较为陌生。虽然在北京生活了七八年，也学过几次滑雪，但仍属于初级选手，很难“秀”出优美的滑雪身姿。不过，她对滑雪情有独钟。所以，当旅行车朝着阿尔卑斯雪山奔驰并越来越接近时，她的心也加速跳动。

“明清，你看，那就是阿尔卑斯雪山了吧。”透过车窗，于玲右手指着远处的雪山，左手抓着明清的手腕，兴奋地说。

旅行车从法国东南部城市第戎驶出不久，就进入瑞士国土。这里距日内瓦不到 100 公里，在晴朗的日子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峰时隐时现。

阿尔卑斯山西起法国东南部的尼斯，东到维也纳盆地，呈弧形贯穿了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 6 个国家，绵延 1200 公里。阿尔卑斯山山势高峻，平均海拔 3000 余米，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山峰多达 100 多座。旅行社要带游客去攀登的是雪朗峰，阿尔卑斯山脉众多美丽雪山中的一座。雪朗峰是 007 系列电影《女王密使》的拍摄地，雪朗峰也因电影的放映而驰名于世。

雪朗峰山下有一个小镇，叫英格堡曼，其英文意思是“天使之城”。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鹅卵石铺成的小街一尘不染，木屋的外墙用白松皮包起，在阳光下泛出起伏不定的波纹。有的屋檐下挂着串串腊肉，后院里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冬季取暖的木柴。镇上家家户户种花，到处花团锦簇，甚至连牛棚的窗沿上都摆放着大花盆，黛绿一片。

雪朗峰山下是缆车站，一块巨大的滑雪广告非常醒目。画面上，一个长着大眼



睛的美丽姑娘拿着滑雪板，正在向游客招手。在她的身后，是白雪皑皑的世界。

“你是在看詹姆斯·邦德还是看神仙姐姐？”陈明清正出神地看着广告上的美女，于玲玲不丁地打趣道。

“好一派北国风光！”陈明清没正面回答。

雪朗峰海拔 4000 余米，上山的缆车共分为 3 段，中间需要两次换行。第一次乘坐的缆车是只能坐两人的小车厢，每隔十几米挂一个，跟北京香山上的缆车一样。

缆车在缓缓地上升，慢慢地脚下出现一片雪白与绿色交错的世界。绿色是繁茂的树林，一团一团的，在雪地上更显得生机勃勃。

“真美啊，比香山还美呢！”于玲眺望着窗外的景色，禁不住叫了起来。

两年多前，于玲和陈明清一道登过一次香山。那一次，他俩还比赛过，结果陈明清先爬到山顶。后来他俩乘缆车下山，将“燕京十六景”之一的“西山晴雪”尽收眼底。不过，比起雪朗峰的景色来，“西山晴雪”逊色多了。

正说着，换行站到了，于玲和陈明清又坐上了一辆大一些的缆车。这一次，车里多了两个外国同伴，也是一对年轻男女，看样子像印度人。印度游客显然也是第一次上雪朗峰，看到美丽的景色也情不自禁，用中国人听不懂的语言不停地说笑。

大约 10 分钟后，他们开始换乘第三段缆车。这一段的缆车很有特色，风景也十分别致。在中国攀登黄山，游客乘坐的缆车是长方形的，有点像公共汽车的车厢，能载 100 多人。而雪朗峰的这段缆车呈圆形，像一个巨大的冰壶，可承载 80 名乘客。它最大的特点是一边上升一边缓慢地旋转，像地球的自转。这就是世界首创的 360 度旋转缆车，游客站着不动，就能鸟瞰四周景色。

又过了 10 来分钟，缆车升到了山顶。陈明清和于玲急急忙忙跑到观景平台。这里海拔 4000 米左右，气温约零下 10 摄氏度，四五级的北风寒冷刺骨，写有雪朗峰英文名字的长条竖旗猎猎生风。远处，是座座雪山，在阳光的照射下，皑皑白雪闪着银色的光芒。

“阿尔卑斯，我来了！”面对着空旷、高远的座座雪山，明清大喊一声。

“啊，没想到阿尔卑斯雪山这么美！”于玲激动地说。

“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小玲，今后我们的婚礼就在这雪山上举办吧？”陈明清开始想入非非。

“好啊好啊，在这圣洁而美丽的雪山上，我们的婚礼一定是非常浪漫的！”于玲非常高兴，大方地说。

陈明清激动地抱住于玲亲吻起来。

风，仍在呼呼地吹着，但两名年轻人一时忘记了寒冷；雪，在风的吹刮下扬了



起来，漫天飞舞。热吻一阵，两人面对着脸，露出舒心的微笑。

山顶平台上有一个“景点”——一名全副武装的滑雪者大照片造型，没脸，脸部是一个洞，是为了让游客“装扮”成滑雪者去照相的。于玲高高兴兴地跑过去，把头从洞中露出来，笑得很开心。咔嚓，陈明清按下了快门。

雪山景色虽然很美，可寒风刺骨，游人们大都被吹得流着鼻涕，明清也是。好在景区管理者比较人性化，特地在室内放置了大量清洁纸，并设了一个大大的废纸筐。游人们抹着鼻涕，把一团团用过的纸扔了进去。

“走，去餐厅吃点东西吧，暖暖身子。”陈明清拽着于玲冰冷的手，走向不远处的餐厅。

虽然在雪山之巅，餐厅的面积并不小，有 100 多个座位。于玲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陈明清坐到她的对面。凭窗眺望，雪山美景尽收眼底。

大约两年多前，陈明清跟于玲登上了北京的香山，俯看了初冬北京的雪景。当时他俩没想到，两年后自己能登上阿尔卑斯山，鸟瞰世界的另一种传奇。

陈明清买了两碗意大利面条，两碗汤。他要了拌红酱的面条，而把拌青酱的那碗给了于玲。一碗面 11 欧元，相当于 110 元人民币。

作为意大利面的法定原料，杜兰小麦是最硬质的小麦品种，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高筋度等特点，其制成的意大利面通体呈黄色，耐煮、口感好。所以，正宗的原料是意大利面具有上好口感的重要条件。除此之外，拌意大利面的酱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意大利面酱分为红酱、青酱、白酱和黑酱。红酱是主要以番茄为主制成的酱汁。地道的意大利面都很有咬劲，也就是煮得半生不熟，咬起来感觉有点硬的状态，对于习惯了龙须面、阳春面的中国人而言，是吃不太习惯的。

于玲就有点吃不惯，一口咬下去，感觉有些夹生。陈明清见她露出怪相，不禁乐了：“好好吃，意大利风味呢。这次去不了意大利了，吃碗意大利面条也算是对意大利的了解吧。”说到这里，陈明清起身说：“我再去买点肠吧。”

陈明清转身离去，于玲一个人咀嚼着有咬劲的面条，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扫视一眼餐厅。忽然，她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除了本团的中国游客外，山上还有别的中国旅游团，因此中国人并不少，餐厅里的就餐者中约有 1/3 是中国人。在餐厅的另一边，相距四五张桌子之远，一名中国男子喝着红葡萄酒，正与同伴们说着什么。

这不是黄阳吗？

一年前，于玲前往 H 省城陵市采访一名三轮车夫烧死一名区长的新闻。当时，城陵市为创建文明城市而大力整治市容市貌，不允许那些来自农村的三轮车夫有悖